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言行龜鑑卷一 二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謄録監生臣李光緒

子部十

提要

雜家類五　雜纂之屬

言行龜鑑八卷

臣等謹案言行龜鑑八卷元張光祖編光祖元史無傳志乘亦不載其名始末無可考見惟大德癸卯陳普作是書序稱襄國張君字紹先大德辛丑為泉州推官睹其歷仕為政信其為仁人君子又有大德甲辰熊禾序稱

先祖質美嗜學有天下來世之志陳普即學者所稱石堂先生熊禾即學者所稱勿軒先生皆宋元間篤行醇儒不妄許可據其所言則先祖亦君子人矣初宋趙善璙作自警編錄前輩嘉言善行以示矩矱先祖欲為刊行熊禾以善璙所編尚有未及刪潤者先祖乃即善璙舊本益以典刑錄厚德錄善善錄名臣言行錄及博採名臣碑誌之文裒輯排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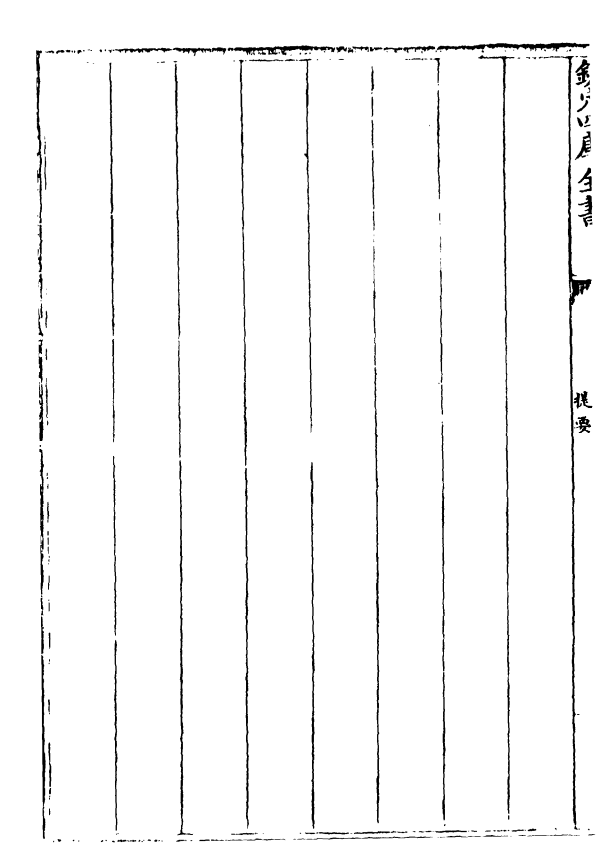
以成是編據原序稱分學問德行交際家道出處政事民政兵政八門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著録作八卷蓋一門為一卷也原序又稱類列八十有二枚舉為九百五十有五今原本散佚惟載於永樂大典者尚存四百七十二條而八十有二之子目則不可復考然唐以前分類之書不過撮舉大綱易於包括宋人著書好立子目目愈繁碎則分隸彌易糾

紛今子目既已無徵惟以所立八門依類排纂轉覺便於循覽又原序稱每類之中首之以善行次之以嘉言先踐履後議論也然言行既各分編則一人之名一類中先後複出時代未免顛舛又或一事一人而言行並見尤難於割裂其體例殊為未善今惟以人統事以時代敘人庶端緒不淆釐然易見雖編次視原本稍殊而要之標舉芳踪示人效法

於光祖著書之本旨固未嘗失矣宋元說部諸書每雜述詼諧侈陳神怪以供文士之談資是編所記雖平近無奇而篤實切理足以資人之感發亦所謂布帛菽粟之文雖常而不可厭者歟乾隆四十六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原序

人之善念如天地間生氣千古萬古無一日息君子兼善之念亦如主宰是氣者常惻惻在懷抱中苟得發用流行必思所以如吾心者古人所以坐待旦也唐以前遠矣姑據二三百年來名公卿賢大夫士天命之懿發於心見於修身齊家事君臨民其尤通徹無間隔者與禹稷顏孟如一人其發動生長不自覺而足為世典刑令甲者亦復不能悉數也是何天下之多賢耶豈不足

以發明性命之不息起天下亹亹之心而永為斯民之所恃賴乎襄國張君光祖字紹先幼抱濟物之懷辛丑為泉州推官休暇俯仰慨然以天下為慮取朱文公言行錄及前人採拾所謂典型錄厚德錄自警編善善錄所載近世言行凡在於善類庶幾於道上足以裨明時下足以利民物者門分為八類列為八十有二枚舉為九百五十有五總名之曰言行龜鑑梓之與天下共凡以見人性之皆善若文公所謂因其所同推以度物者

噫是心也足使物各得所而凡天下含淳粹抱昭明不能自止息者與身在正途而或未有扶翼之者讀此編足使惕息憤悱如寐得呼如獨行得侶惝然迴車入康莊浩然揷翮登寥廓一正身心而宇宙間咸受其賜豈不美哉余平生百無能唯於善之一字耿耿不能忘覩張君歷仕為政與其為此書實拳拳然信其為仁人君子也故為之序大德癸卯閏五月三山陳普書于同文書院

余甲戌客武林閲書肆得趙善璙自警編觀其言皆切近而易知而其事又明白深至而易以動悟知其有補於世教也古襄張侯紹先一見喜之即欲刋板流布余再加繙閲見其編次似猶有未及删潤者其序中所及杜氏典型録又得而閲之大畧相似而用意尤嚴葢二家託始各有微意自警編以廣問學充器識為先而典型録則以敦孝友崇操行為重且極言近世學者之病徒尚虚言不務實履知可千百而行不一二又將以深

嚮夫學者用心之微也雖然人之氣質意見終有限惟學問義理為無窮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所謂講學者豈近世儒者記覽辭章之虛言哉大學之格物中庸之明善未嘗不在力行之先眼明足健知行並進萬里雖遠固有可期若懵無所睹欲不跌仆世豈有是理哉漢唐以下人物豈無天姿之暗合隨其所見亦足以有就然終不可以語聖賢事業者學之不講也紹先甚然余言於是合二家所編而律之以大學序次

又參以朱夫子所編名臣言行録與夫近世見聞記録等書及諸賢碑誌之類靡不蒐輯首學問格物致知之事也次德行誠意正心修身之事也身修而後可以治人則有交際之道而家為近故繼之以家道居家理而後治可移於官則有出處之道故繼以出處而終於政事民政兵政則其大者也至此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畢矣終先又出厚德録一編凡事涉於忠厚慈愛者率以録近世風俗日澆倫理益薄厚德之士吾見亦鮮

矣厚者仁之道也學莫大於求仁德莫大於得仁一事之厚則一事近仁事事皆厚則事事近仁一家仁一國興仁以至於天下無一人不歸於仁則深所望於今與後之士也每類之中首之以善行次之以嘉言先踐履後議論也今人多謂能言不能行能行固難能言亦豈易哉六經諸子皆言也聖賢立德立功盡在是矣若夫以知言為外以窮理為煩而但欲隨資質所到以制行據智見所及以就功此固伊洛考亭諸儒所深戒而堯

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學所以不傳也紹先質美嗜學有
天下來世之志而尤以躬行為重余辱交甚久見其出
語措事壹不敢忘古人格言大訓其為是編也與余切
磋論辨為甚惓惓一善不忍遺一事一言亦不苟於去
取也書成屬余序之輒識其所以相與編次之意如此
若漢唐諸賢嘉言善行嗣當以類而次輯云後三歳甲
辰是為大徳八年八月初吉熊禾序

言行龜鑑卷一

元　張光祖　撰

學問門

范魯公質自從仕未嘗釋卷人或勉之質曰昔嘗有日者與吾言他日必當大任苟如其言無學術何以處之

趙韓王普為相每朝廷遇一大事定一大議纔歸第則亟闔户啟篋取一書而讀之有終日者雖家人不測也及翌日出則是事決矣用是為常後普薨家人始開篋

見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太宗欲相普或譖之曰普山東學究惟能讀論語耳太宗疑之以告普普曰臣實不知書但能讀論語佐藝祖定天下纔用得半部尚有一半可以輔陛下上意釋然卒相之

李文靖公沆為相常讀論語或問之公曰沆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沆厚重淳質內行修謹尤猒榮利好賢樂善世稱賢相胡文定曰李文靖澹然無欲王沂

公儼然不動資稟既如此又濟之以學故是八九分地位人也

晏元獻公殊為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各為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帳為游息之地公是時貧不能出惟家居與兄弟講習

狄武襄公青為指揮使時尹洙與談兵善之薦于經畧使韓琦范仲淹一見奇之曰此良將才也授以左氏春

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遂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術由是知名

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在長白山僧舍修學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乃畫為四塊早晚取二塊斷虀十數莖醮汁半盂入少鹽煖而啗之如此者三年公在南都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未嘗解衣而寐或昏怠輒以水沃面往往饘粥不充日昃始食刻苦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于仁義公少有大節其于

仁義禮樂孝悌忠信如饑渴之於飲食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　范文正公遭母憂晏元獻守南京請掌府學范公嘗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詗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紿云適疲倦暫就枕耳問未寢之時觀何書其人亦妄對則取書問之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為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率以為法由是四方從學

者輻輳其後宋人以文學有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滕公宗諒仁宗朝知湖州大興學校學者皆敦行實傳經義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學徒千數寶元初太學下湖州學取其法行之

范忠宣公純仁字堯夫文正公之長子文正門下多延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之徒與公從游晝夜肄業置燈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夫人猶收其帳頂如墨色

時以示諸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跡也初再調官皆不赴文正公遺之純仁曰豈可重于祿食而輕去父母邪雖近亦不能朝夕在側遂終養焉自布衣以至宰相廉儉公遜不少加損嘗曰吾生平所學惟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又戒子弟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所謂有爲者亦若是耳

陳忠肅公瓘為禮部貢院點檢官與校書郎范淳夫同舍淳夫嘗論顔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淳能之瓘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伯淳邪瓘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年二十九矣自是以來嘗以寡陋自愧每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帶而後讀

司馬温公光字君實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即了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每患記問不若人群居講習衆兄弟既成誦游息矣獨下帷絶編或在馬上或

中夜不寐時詠其文思其義精誦至終身不忘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其好學如饑渴之嗜飲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平生所為事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康節嘗稱之曰君實脚踏實地人也　司馬温公對賓客無問賢愚長幼悉以疑事問之有草簿數枚常置坐間苟有可取隨手記録或對客即書率以為常其書字皆真謹

呂正獻公於講讀尤精語約而義明可以為當世之冠

與司馬光同侍經筵光退語人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已語煩

呂滎陽公希哲字原明從胡先生於太學與伊川俱事先生居並舍公少伊川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又與同舍黄公履邢公恕相友善一時之士不遠萬里皆來師之學者相與必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弟子也

胡安定公瑗字翼之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經

業苟趨利祿其教學者必以明體達用為本初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書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讀及為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懇懇為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劘為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行實其在湖州學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

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書數之類其在太學亦然其子弟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知為先生弟子門人劉彝召對策略曰臣少從學於安定先生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垂法後世者其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于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為本

而尚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媮薄臣師瑗當明道寶元之間以體用之學授諸生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為政教之本者臣師之力也　胡安定為國子先生日番禺大商遣其子就學得病甚瘠客于逆旅若將斃焉父至携其子來謁胡先生曰是宜先警其心而後誘之以道乃取一帙書曰汝讀是可以先知養生之術知養生之後可以進學子視其書黄帝素問也讀之未竟懼伐性命之過甚悔痛自責兾可自新胡知其已悟召

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以修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取聖賢之書次第讀之既通其義然後為文則汝可以成名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無媿昔悔第勉事業其人亦頴銳善學二三年登上第而歸

胡安定先生明道景祐間與孫明復石守道三人以師道自任而先生之徒獨盛在湖州學弟子往來嘗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慶歷間建太學于京師有司下湖州學

取先生學法行之太學皇祐至和間以先生判國子監
執經座下生徒千餘人每講罷或引當世之事以明之
教育諸生皆有法
劉執中彝福州人安定在湖學時從學者數百人彝為
高弟熈寧二年彝召對上問從學何人曰臣少從學於
安定先生胡瑗先生始自蘇湖終于太學出其門者無
慮數千人上曰門人今在朝為誰彝曰若錢藻之淵篤
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温錢公輔之簡諒皆陛下之

所知也其在外明體適用教于民者殆數十輩其餘政事文學粗出於人者不可勝數

徐公仲車積謚節孝處士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先生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厲聲云頭容直積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　公初學於胡安定門人甚衆一日獨召積食於中堂二女子侍之積問安定門人或問見侍女否何以對安定曰莫安排積聞此一語大省悟其學頓進

公平日教學者每以治心養氣四字為先曰修身務學之要莫大於此其效甚明其術甚易乃著書未成而病嘗曰吾之書大要以正治心以直養氣而已或問立朝之要則必曰以正輔君或問修身之要則必曰以正修身諸生逾年不省侍者以私財遣之使歸

李平字初平為郴州守時濂溪先生為桂陽令初平知先生之賢與之語嘆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其請得為公言之于是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

有悟

明道先生程顥字伯淳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學遂厭科舉之業卓然有求道之志先生嘗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又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自孟子沒而聖學不傳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以斯道自任其教人之法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自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

氣益於向背樂易多恕接人溫然撫賢不肖皆使之款曲自盡聞一人善咨嗟獎勞惟恐其不篤人有不及開導誘掖惟恐其不至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則放心邪氣自不容於胷中

明道先生凡弟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謝顯道從明道先生於扶溝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顯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伊川先生程頥字正叔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其次莫如語孟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又曰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將聖人言語切已不可只作一場話說又曰讀論語者但將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伊川先生曰世間有三件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為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工夫一般

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力不為耳　伊川先生紹聖間有涪州之行自涪還洛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答曰學之力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即不須學也　伊川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齊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聖意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疑此章非有人君事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

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鑒乎聞者歎服

程伊川先生曰君子知識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蕩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

游定夫酢伊川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知扶溝縣事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為己任設庠

序聚邑人弟子教之召公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伊川謂公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過人遠甚

楊中立時調官京師往潁昌從學于明道南方高弟惟游定夫謝顯道與公三人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異學獨楊謝不變因嘆曰學者皆流於異端惟楊謝二君長進中立歸明道送之出門因謂坐客曰吾道南矣

定夫中立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

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外之雪深一尺　楊中立云為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為章疏文字温柔敦厚尤不可無如作詩多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何以事君君子所養要令暴躁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

謝顯道自言昔日學時只垂足亦不敢盤足

張思叔繹初見道楷禪師有祝髮從之之意時周恭叔

官伊中謂之曰他日程先生歸可從之學無爲空祝髮也及伊川歸自涪陵思叔始見先生時從學者甚衆先生獨許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自得處伊川嘗言晚得二士謂思叔及尹焞也

羅文恭公質字仲素云其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于幽閑靜一之中超然自得于書言象意之外此葢其所爲者如此

高彦先登曰凡為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己事如六經語孟中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未合于六經語孟中便思改之先務躬行非止誦書作文而已又曰凡為學之道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至焉者也何以見其誠居處齊莊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開卷伏讀必起恭欽如對聖賢掩卷沉思必根義理以閑邪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便有聖賢前輩氣象

横渠先生張載字子厚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書謁

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雖愛之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程伯淳正叔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于是盡棄異學淳如也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恭與人居而日親其治家接

物大要正己以感人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犯之　朱子曰横渠學力絶人尤勇於改過獨謂戲為無傷一日忽曰凡人之過猶有出於不知而為之者至於戲則皆有心為之也其為害尤甚遂作東銘

康節先生邵雍字堯夫始學于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先生嘆曰昔人尚友千古而未甞及四方遽可已乎于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退居共城乃覃思易學三年

不設榻晝夜危坐以思于是學以大成
老泉先生蘇洵字明允少不喜學年壯猶不知書二十
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歲餘
舉進士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亦不中退而嘆曰此不足
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絶筆
不為文辭者五六年涵蓄老成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
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横上下出入馳走必
造于深微而後止至和嘉祐間與其二子軾轍至京師

歐陽公修得其書二十篇大愛其文辭以為賈誼劉向不過也二子同舉進士又同登制科一時名動京師天下言文章者稱三蘇云

范侍講祖禹在經筵東坡語李廌曰淳夫講說為經筵講官第一言簡而當無一冗字無一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燦然乃得講師三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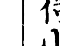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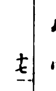
馬時中伸崇寧中禁元祐學伊川之門學者無幾雖宿素從游間以趨利叛去公方自吏部求為西京司法曹

事鋭然為親依之計至則因張繹求見先生辭焉公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先生聞而嘆曰此真有志者遂引而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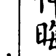
岳武穆王飛少負氣節生而有力未冠能引弓三百斤弩八石天資敏悟强記書傳尤好左氏春秋傳及孫吳兵法家貧拾薪為燭達旦不寐為文初不經意人取而誦之則辯是非析義理若精思而得之者

張子韶九成曰朋友講習固是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

尚友古人故讀論語如對孔門聖賢讀孟子如對孟子凝神靜慮如目擊之如此用心雖生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上人矣又曰看史若身處其中當時人主情性如何在朝士大夫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其處事孰為當孰為否皆令冐次曉然可以口講指畫則機會圓熟他日臨事必過人矣　張子韶曰伊川云以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學問驕人害亦不細此真格言也予聞尹彥明從學於伊川聞見日新謝顯道謂之曰公既有所聞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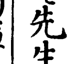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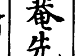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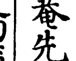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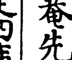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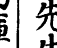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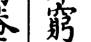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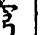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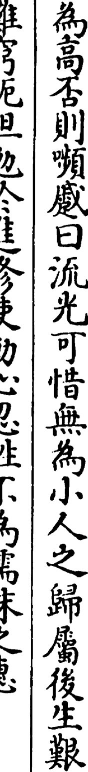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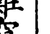








如服烏頭苟無以制之則藥發而患生矣顯道之言誠可為淺露者之戒

胡文定公字康侯曰為學必以聖人自期為政必以宰相自期莫將第一等事讓與他人做　胡文定公每子孫定省必問其習業合意則曰士當志於聖勿臨深以為高否則嚬蹙曰流光可惜無為小人之歸屬後生艱難窮阨但勉於進修使動心忍性不為濡沫之惠

晦菴先生朱熹字仲晦曰今人不曾做得小學工夫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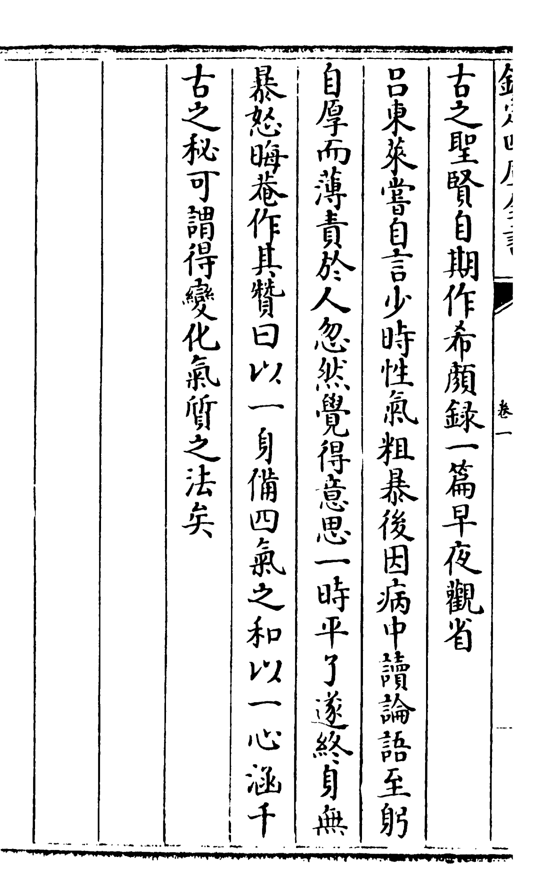
且學大學是以無下手處今且當自持敬始只據而今地頭便立定脚跟做去栽種後來根株補填前日欠闕如二十歲覺悟便從二十歲立定脚跟做去三十歲覺悟便從三十歲立定脚跟做去便年八九十歲覺悟亦當據定見立定硬寨做去　晦菴先生嘗云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于文定又初學佛老以文定之學為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于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義歸家誦讀儒

書以為與佛合故作聖傳論某自見于此道未有所得
一日某在劉病翁所會一僧却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
昭昭虛虛的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心更有要妙處
後赴同安任見延平先生先生只說不是再三質問先
生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權倚閣起意中道禪
亦自在且將聖賢書來讀讀來讀去日復一日覺得聖
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破綻罅漏百出
朱晦菴年二十二調同安主簿後二年之同安任始

受學于延平李先生之門秩滿丐祠留延平之門又來往從學者五年遂盡得先生之傳　晦菴先生曰惺惺法只是喚醒此心因言瑞巖和尚每日喚主人翁惺惺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能如此又引釋氏說心云不得跳舉不得昏沉是他見得此心只有兩項跳舉是走作時昏沉是放倒時惟敬則都無此病　晦菴先生年十四而孤受學于胡原仲劉致中劉彥冲三君子之門遂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

登第後同安主簿秩滿歸不遠數百里徒步從學於延平李先生時年二十四矣先生初亦學於李先生只說不是從游累年精思實體而後學之所造益深專精致誠晝夜不懈至忘寢食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頴悟絶人力行可畏

南軒先生張栻字敬夫頴悟夙成既長往從胡公仁仲問河南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益自奮厲直以



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顔録一篇早夜觀省

吕東萊嘗自言少時性氣粗暴後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晦菴作其賛曰以一身備四氣之和以一心涵千古之秘可謂得變化氣質之法矣

言行龜鑑卷二

元 張光祖 撰

德行門

曹武惠王彬為世宗親吏掌茶酒太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及即位語群臣曰世宗舊吏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以心腹　曹武惠王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為比嘗曰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輙戮一人其所居堂屋敝子

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

王文正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群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 王文正公平生薦引人未嘗知寇準嘗使人私求作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

公所以薦準者準始愧歎以為不可及　王文正公忽有貨玉帶者因弟以呈文正曰如何弟曰甚佳公命繫之曰還見否曰繫之安得自見文正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我腰間不稱此物亟還之公平生所服止於賜帶　王文正公沖澹寡欲奉身儉約每見家人服飾似過即瞑目曰吾門素風一至於此亟令減損故家人有一衣稍華必於閨中易之不敢令公見

寇萊公準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多問其年年少

者往往罷遣或教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

寇萊公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輒命補葺或以公孫布被譏之則笑曰彼詐我誠雖敝何憂

王沂公曽狀元及第還青州故郡府帥聞其歸命父老娼樂迎於近郊公乃易服乘小衛由他門入遽謁守守驚曰聞君來已遣人奉迎門司未報君至何為抵此公曰不才幸忝科第豈敢煩太守父老致迓是重其過也守嘉歎以遠大期之

魯肅簡公宗道為人忠實仁宗在東宮宗道為諭德其居側有酒肆公微行飲其中一日真宗急召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飲歸中使與公約曰上若怪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嘆而去真宗果問中使具如公對真宗問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備具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

真宗自此竒公以為可大用　魯肅簡貶濮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在汀二年杜門不與人接日閲書數卷而已室内僅容一榻坐卧其中欲將終身焉人不堪其憂而公處之裕如也

章太傅夫人練氏章郇公得象高祖太傅之妻也太傅建州人仕王氏為刺史練氏智識過人太傅出兵有二將後期欲斬之夫人置酒飾美姬進之太傅歡甚迨夜飲醉夫人密使二將亡去二將奔南唐後為唐將攻建

州破之時太傅已死夫人居建州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夫人且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將屠此城夫人植旗於門且吾已戒士卒勿犯也夫人反其金帛并旗弗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之人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止不屠太傅十三子其八子夫人所生也後子孫及第至達官者甚衆　章郇公得象在私第子弟有夜扣門禀事者公曰若是公事明早來待漏院理會若是私事即于堂前夫人處禀覆在

中書一日坐處地陷徐起使人填之不以為怪家人聞之甚憂及公還家亦不言至晚公與弟虞部對飲虞部問公今日聞中書地陷是否曰中書地陷何干汝事竟不言前輩大抵有此氣象卒作摇撼不動

向文簡公敏中除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為翰林學士當對真宗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不知上曰敏中今日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昌武往見丞相方謝客悄無

一人昌武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
歡慰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
命自非勳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不
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為僕射勳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
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
無親戚飲食者亦寂無一人明日對上問昨日見敏中
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王公德用狀貌魁偉面色正黑雖匹夫下卒閭巷小兒

外至四夷君長皆知其名識與不識稱之曰黒王相公契丹常呼其名以驚小兒其為敵人畏服如此

陳文惠公堯佐見動物必戒左右勿殺器服壊隨輒補之曰無使不全以見棄也

方公謹言為侍御史時丁謂遭貶謹言籍其家得士大夫書多干請關通者悉焚之不以聞世稱其長者

蔡文忠公齊在大位臨事不回無所牽畏而恭敬謙退未嘗自伐天下推之為正人

杜正獻公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箇官員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惰不謹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　杜正獻公食於家惟一麵一飯而已或美其儉公曰衍本一措大爾名位爵祿冠冕服用皆國家者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却為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耶　杜正獻公一日憂見于色門生曰公今日何以不悅公曰適覩朝報行

其事行其事非便所以憂耳又一日喜見于色門生未及問公曰今日朝報其人進用其人進用社稷之福也

杜正獻推獎後進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于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

范文正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

利害為趨舍其有所為必盡其力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

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為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范文正公為鄧州守賈內翰黯以狀元及第歸內翰謁公曰某晚進偶得科第願受教公曰君不憂不顯唯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內翰拜其言不忘每語人曰吾得

於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盡也

韓魏公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職公獨滞於筦庫衆以為非宜公處之自若不以為卑冗職事亦未嘗苟且　韓魏公曰琦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即以死自處幸而不死事皆偶成實天扶持非琦所能及也　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縣元昊寇邉忽夜有人携匕首至卧内遽褰帷帳公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蓋是時張

元昊國正用事也公復就枕曰汝携吾首去其人曰其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　韓魏公所歷諸大鎮皆有遺愛人人畫像事之　韓魏公雖在外然其心常在社稷老而益篤雖病不忘國家或有時聞吏祖宗一法度壞朝廷一紀綱則泣涕終日不食　韓魏公語録曰欲成大節不免小忍　韓魏公帥定州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他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麾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

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今已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韓魏公為相見文字有攻人隐惡者即手自封之未甞使人見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為暮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静之樂也識者以為過人逺矣

仁宗既告大廷相富弼士大夫皆舉笏相賀或密以聞帝益喜曰吾之舉賢於夢卜矣　富韓公弼少時有詬

者如不聞或問之曰恐罵他人曰斥公名云富公曰天下安知無同姓名者

歐陽文忠公在蔡屢乞致仕門人因間言曰公德望為朝廷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公荅曰修平生名節為後生描畫盡惟有早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驅逐乎初公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舊守頻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

唐質肅公介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為關吏取搜太守

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公時以言事謫潭倅分珠獄發奏方入仁宗謂近臣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具奏覆覽之果然

蘇丞相頌字子容在潁州日通判趙至忠本歸明人所至輒與守競公待之以禮具盡誠意他日至忠泣曰至忠北人也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唯今韓魏公與公耳

蘇丞相平生未嘗問家人有無及為相所得俸賜隨即散用其自奉養薄每食不過一肉始覺之日弔哭

者造其寢堂見其居處服用無不歎愕咨嗟以為素不若也　蘇丞相之孫曰舒信道元豐中為御史中丞銳於進取言事多涉刻薄為王和甫所繩除名紹聖復通直郎知無為州或言其得罪深重不當復叙改監中嶽廟祖父聞之曰士大夫立朝當路一涉非義失人心則終身遂廢如王君貺未三十為御史丞緣進奏院事終身轗軻不復大用陷於刻薄可不謹哉

趙清獻公抃日所為事夜必衣冠露香拜手以告于天

不可告者則不為也　趙清獻公寛厚長者與物無忤家于三衢所居甚隘弟姪有欲悅公意者厚以直易隣翁之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為隣矣忍棄之乎命亟還翁而不追其直　趙清獻公通判泗州泗守昬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諱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已出者守得以善罷　趙清獻公初任成都攜一龜一鶴以行其再任也屏去龜鶴止一蒼頭張公裕送以詩云馬諳舊路行來滑龜放長河不

再來

陳恭公執中素不喜歐陽公其知陳州時公自頴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後公還朝作學士陳為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罷使相公當草制陳自謂必不得其美辭至云杜門却掃善避權勢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為毀譽而更變陳大驚喜曰使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實也録寄其客李師中曰吾恨不早識此人

司馬温公童稚時與群兒戲於庭庭有大甕一兒偶墮甕水中群兒譁然棄去公即以石擊甕水因穴而迸出兒得不死葢其活人手段已見於齠齔中至今京洛間多為小兒擊甕圖　司馬温公曰世之人不以耳視而目食者鮮矣聞者駭曰何謂也温公曰衣冠所以為容觀也稱體斯美矣世人舍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之物所以為味也適口斯美矣世人取果餌而刻鏤朱緑之以為槃按之玩豈非以目食

者乎　司馬温公作迂書或問何謂回心曰去惡而從
善捨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從以為如制悍馬如
斡磻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户樞何難之
有　司馬温公從龐潁公辟為大原府通判尚未有子
夫人為買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
妾俟我出汝自飾至書院中冀公一顧也妾如其言公
訝曰夫人出汝安得至此亟遣之　温公赴闕庭民遮
道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全活百姓　司馬温公以高

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士大夫識與不識稱之曰君實下至閭閻畎畝匹夫匹婦莫不能道司馬公之名退十有餘年而天下之人兾其復用於朝故蘇子瞻為公獨樂園詩曰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蓋紀實也　司馬温公病與呂申公簡曰晦叔自結髮志學仕而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國政平生所藴不施於今日將何俟乎比物論頗譏晦叔慎嘿太過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

國事未有所付今日囑於晦叔　又曰介甫文章節義
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遂非致忠直疏遠讒佞輻
輳敗壞百度以至於此今方矯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
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特宜優加厚禮
以振起浮薄之風不識晦叔以為如何　司馬溫公曰
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為子必孝為臣必忠　司馬溫
公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
圖書盈几終日靜坐泊如也其所服之布衾乃范蜀公

自許訪公時所贈也後寢疾東府治命殮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常作布衾銘曰藜藿之甘綈布之温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綺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繁苦難其得禍辱旋臻取易捨難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顔樂簞食萬世師模紂居瓊臺死為獨夫君子以儉為德小人以奢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

吕正獻公燕居凝塵滿案澹然弗顧嘗言自見吾友王

深父而道德性命之學日加益公天性清儉然居處飲食衣服不過為敝陋從容有常度　李公擇治平中數為朋友言呂正獻未嘗聞其疾聲見其遽色亦未嘗草書學者當師慕之

王荊公知制誥夫人為買一妾荊公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為軍大將部米運舟失水家貲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為夫婦如

初盡以錢賜之

范忠宣公曰今人好名乃勇於為善　范忠宣公平生自奉無重肉又雜誌云古人自奉簡約類非後人所能及飲食高下各有制度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大抵古人得肉食者至少所謂肉食者謀之此言貴者方得食也又曰虎頭燕頷食肉相也此古以食肉為難得比之後人簡約甚矣　公親族間有子弟請教於公公曰唯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

成德其人書於坐隅終身佩服公平生自奉無重肉不擇滋味所食麤糲而已每退自公易衣短褐率以為常

公罷相尹洛三子皆衣布袴尹和靖因揖上馬見之

伊川論國朝名相必曰李文靖范忠宣

呂滎陽公更歷中外凡典五州晚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絶糧數日者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古人清白如此 呂滎陽公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天

下之易染者莫如欲善養心者正其思而已矣目欲紛麗之色視思明則色欲寡矣耳欲鄭衛之聲聽思聰則聲欲寡矣口欲天下之美味思夏禹之菲飲食則口欲寡矣身欲天下之文繡思文王之卑服則身欲寡矣寡欲如此而心不治未之有也

鍾離權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吾特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

趙康靖公槩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中歲常置黄黒

二豆於几案間自旦數之每興一善念則投一黄豆興一惡念則投一黒豆暮發視之初黒豆多於黄豆漸久反之既謝事歸南京遂徹豆無可數

石徂徠介字守道為舉子時寓學於南郡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侍郎瀆聞其窮約因宴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亦介之願但日饗之則可若止得一饗則明日何以繼乎朝饗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介所以不敢當賜王咨重之

陳無已與趙挺之邢和叔皆郭大夫婿陳在館職當侍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氣無已止有其一其内子為於挺之家假以衣之無已詰所從來内以實告無已曰汝豈不知我不着渠家衣耶却之既而遂以凍病而死

劉元城在宋杜門屏跡不安交遊人罕見其面田夫野老市井細民謂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　劉元城見賓客談論踰時體無欹側肩背竦直身不妄動　劉元城曰唯絶嗜欲可以不死

陳古靈襄與鄉士陳烈周希孟鄭穆名四友公與三人者獨以斯道鳴於海隅躬行持守益堅自家而達于州閭邦人化之謂之四先生雖有誕突恣傲不可率者不敢失禮於其門

曾公鞏字子固在官有所市易取賈必以薄予賈必以厚於門生故吏以幣交者一無所受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公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

蔡文忠公通判濟州日飲醇酎往往至醉是時太夫人年已高頗憂之山東賈存道先生過濟文忠館之先生慮其以酒廢學生疾乃為詩示文忠曰聖君恩寵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文忠矍然起謝之自是非請客不對酒終身未嘗至醉

陳忠肅公縫性清謹言動有常平生手不執錢貨殖之事未嘗講論惟於農田不廢詢訪嘗語人曰有國有家

豈能忘利或孳孳而營之或臨事必以為言則可戒也

陳忠肅公嘗語人蔡京他日必大用但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尋居諫省遂攻其惡京致情懇以甘言啖公公曰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不得自已也攻之愈力初京為翰林學士承旨以辭命為職世未知其非也公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為腹心患宗社安危未可知聞者往往甚其言以為京之惡不至是已而結嬖倖竊國柄矯誣先烈怙寵妄作為宗社禍悉如公

言於是人服公如著龜云　陳忠肅公有酙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每會親戚間有歡適不過大白滿引恐以長飲廢事每日有定課自鷄鳴而起終日寫閱不離小齋倦即就枕既寤即興不肯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燈於床側自提就案人或問公何不呼喚使者公曰起止不常若涉寒暑則必動其念此非可常之道偶吾性安之故不欲勞人也

陳忠肅公瓘為越州僉判蔡卞為帥待公甚厚而公已

得其心術常欲踈遠之屢引疾尋醫章不得上會明倅
闕蔡俾公權攝以時當得職田意公方貧必喜于少紓
公到明遂伸尋醫之請將所得圭租遜前官明州以法
當公得公以義不當受卒不取而歸之官廩　陳忠肅
謫台州所過州郡皆令甲兵防送不得稽留至台久之
人莫敢以居室借賃者暫館僧舍十日必遷一寺公處
之澹然到台數月朝廷起遷人石愧知州事且令赴闕
之官士論以為將有處分于公也愧至揚言怖公視事

之次日即遣兵官突來約束不得令出入又置邏卒數處雖親戚家書殆至隔絶未幾復令兵官搜檢行李攝公至郡郡庭垂簾如制獄大陳獄具公知其意遂發問曰今日之事豈被旨耶慽示公劉子葢取尊堯集副本以為係詆誣之書合繳出毀棄公曰然則朝廷指揮取尊堯集耳追瓘至此復欲何為因問曰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葢以神考為堯而以主上為舜也助舜尊堯何為詆誣瓘將顯就誅戮不必以刑獄相恐慽不待公言

畢屢揖公退繼又幽公僧舍使小吏監守對榻坐卧窘辱百端人情憂怖慮有不測公安之不以為撓械亦終不能為害

馬永卿言匡衡疏有曰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强其所不足蓋聰明疎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太暴仁慈温良者戒於無斷沈静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此語可為座右銘

王文公洙始舉進士與郭稹同保有告稹冒祖母禫者法當連坐主司召問果保稹否公曰保之不可易也於是與稹俱罷

唐充之每稱前輩說後生不能忍詬不足為人聞人密論不能容受而輕泄之者不足為人

劉高尚先生臯云毋以嗜欲殺身毋以政事殺人毋以貨財殺子孫毋以學術殺天下後世

明道先生曰世傳神仙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閒居山

林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或問揚子言聖人不師仙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之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矣

明道先生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良心也天之所以降衷民之所以受天地之中也寂然不動虛明純一與天地相似與神明為一傳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其謂此歟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之明

不蔽以垢乃所謂正也惟先立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如使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一奪其良心則視聽食息從而失守欲區區脩身以正其外難矣　明道先生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後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無也

明道先生曰有人胷中常若有人焉欲為善如有惡以為之間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

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最可驗

伊川先生或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為有命曰在已固可為親奈何曰為已為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笱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為君子然聖人言命非為中人以上者設中人以下于得喪之際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說若上智之人更不

言命　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又曰整齊敬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明　伊川先生曰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纔作一事須尋自家穏便處皆利心也

張思叔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謝

謝顯道與伊川别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别一年做得

甚工夫謝曰也只去個矜字曰何故曰仔細點檢來病痛盡在這裡若按伏得這個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胡文定公問顯道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為甚恁的又曰舊多恐懼不好打疊了此心又曰人有已便有夸心立已與物幾時到得與天為一處須是克已纔覺時

便克將去又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謝顯道從學於明道明道嘗稱之曰謝子雖稍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顙有泚憤悱如此

朱光庭公掞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

尹彦明焞年二十師事伊川應進士舉策問元祐黨人彦明曰此尚可以干祿邪不對徑出

劉質夫絢自髫齔即事明道先生天性孝悌樂善而不

為異端所惑氣和而體莊持論不苟合跬步不離學每
晉悶時正坐端襟意氣即下既卒明道以文哭之曰遊
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
幾希矣師聖稱之曰明道平和簡易惟劉絢近之
王宣徽之子正甫一日約康節同吳處厚王平甫會飯
康節辭以疾明日正甫來康節謂曰其之辭會有以姑
聽之吳處厚者好議論王平甫乃介甫之弟介甫方執
政行新法處厚每譏刺之平甫雖不甚主其兄若人面

罵之則亦不堪矣此其所以辭會也正甫笑曰先生料事之審如此昨處厚席間毀介甫平甫作色欲列其事于府其觧之甚苦乃已嗚呼康節以道德尊一代平居出處一飯之間其謹如此為子孫者當念之

范侍講元祐初伊川除崇政殿說書時范公為著作佐郎實録院檢討伊川謂温公曰經筵若得范淳夫來尤好但經筵須要他温公曰何故伊川曰頤自度乏温潤之氣淳夫色温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導人主之意

其後除侍講

劉道原恕家貧不能自給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南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司馬温公以衣襪二事及舊貂褥贐之固辭强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還之司馬温公曰於光不受他人可知　劉道原為人剛毅時王介甫權震天下人不敢忤憤憤不少屈

鄒侍郎浩曰聖人之道備於六經千門萬戶何從而入大要在謹獨而已但於十二時中省自家一念從何處

起即點檢不放過便見工力

徐節孝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具太夫人所嗜或不獲即奔走闤市若有所亡人或慕其純孝損直以售之親戚故人或致甘毳誠不至禮不恭弗受也所奉饌皆自調味太夫人飲食時先生率家人在左右為兒戲或謳歌以說之故太夫人雖在窮巷而奉養與富貴家等無須臾不快太夫人以疾終先生號慟嘔血絶而復蘇哭不輟聲呂溱造廬下聞其號哭曰想見鬼

神中夜聞此聲亦須為公泣也先生少時為母置饍先過一賣肉家中心欲買其肉遂先於市中買他物而別路於歸途為順且亦有賣肉者因自念中心已許買他家肉若舍而之他能不欺心乎遂迂道買肉而歸且云已之行信自此始也又云少時逐日以衫帽揖母一日見貴官乃用襴幞因自念天下之尊莫踰父母今反不若見貴官明日以襴幞揖母家人見之無不笑既久亦不笑也且云已之行敬自此始也

晏公敦復平居靜默似不能言者立朝論事則明目張膽不畏強禦

張子韶論處己曰操守欲正器局欲大識見欲遠三者有一便可立身兼之者極難雖然有識見者自別當以識見為先　或曰倉卒患難中處事不亂是其才耶抑其識耶公曰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胷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恐胷中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日欲涵養器局者此也　張子韶謫居南安至則閉門謝客以經史

自娛縕袍糲食家人輩幾無以自存親知聞之爭餽遺以奉公皆謝遣之

南軒先生曰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客談論而他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纔有間斷便是不敬　南軒先生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

晦庵先生曰心者萬事之原也人之一心得其正則事

事皆得其正心或不正則無一事得由於正人有常言曰心印若此印刋刻得端正省印在何處莫不端正若刋刻得攲邪省印在何處無不攲邪故治心之學不可不謹也　晦庵先生曰凡徇人欲自是危嶮莊子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是也

汪信民常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歎賞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言行龜鑑卷三至五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謄録貢生臣王兆泰

言行龜鑑卷三

元 張光祖 撰

交際門

竇諫議禹鈞為人素長者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嘗於宅南建一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置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貧無供頓者公咸為處之無問識與不識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凡四方之士由公之門登貴顯者

前後接踵來拜公之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其禮及公之亡蒙深恩者有持心喪三年以報其遺德

戚同文睢陽人幼孤事祖母以孝聞遭世喪亂不復仕創睢陽書院聚徒講學相繼登科者五十六人踐臺閣者亦至十數同文尚信義喜賙人急所與交皆當世名士門人號曰堅素先生　戚公同文從邑人楊懿受經懿遇疾託以家事同文為葬其三世之未葬者

曹武惠王征幽州失律素服待罪趙參政昌年請按軍

法朝廷察之止謫右驍衛上將軍未幾遂起趙參政自延安還因事被劾久不許見時公已復樞密使三抗疏力雪之方許朝謁士論嘆服

王文正公嘗與楊文公評品人物楊曰丁謂何如對曰才則才矣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權必為身累

錢公惟演出守河橋詣王沂公曾為别酌酒餞之錢曰惟演身列將相不為不重然朝廷每闕輔相議不在中

惟公憐之公答曰相公才用閥閱豈曾所敢望然曾忝冠宰府今已數年相公尚寄藩屏者何也錢曰惟演才識不茂實假遭逢相公科第文章歘歷中外豈惟演所敢侔哉公曰不然曾之才不及公而猥當柄用乃先於公者蓋以搢紳之士畏公而不畏曾也公誠能去其可畏之跡使人無所復畏登庸調化必有日矣

張忠定公詠號乖崖與寇萊公爲布衣交萊公兄事之忠定面責不少恕雖貴不改也公守蜀聞萊公大拜曰

冠準宰相才也又曰蒼生無福門人李畋怪而問之曰
人千言而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用之太早恐不及學
耳萊公在岐忠定自蜀還訪之不留既别顧萊公曰曾
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萊公歸取其傳讀之至
不學無術曰此張公謂我也　張忠定公言吾須與冠
公準張公覃取大名府解試罷衆謂吾名居覃之右吾
上府帥書言覃之德行著于鄉里有古人風以某之文
近覃之文則未可知若言其行則某不及覃遠甚遂讓

覃為解元蓋士君子當以德義為先不然未足為士也

張忠定公有清鑒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

李文定公家甚貧同巷李生每推財以濟之公感其意拜為兄尋舉進士第一李生遣人奉書通殷勤公口謝之而已不荅書生懟謂公挾貴忘舊遂不復相聞後十年公為左相因而奏李生昔日賙卹之義願授一官以報其德詔授左班殿直公製袍笏致書州將令送生至

公所公與叙舊好且謝曰昔日周旋極不敢忘幸被誤

恩乃獲所願衆然後服公性度弘遠非狹中淺見之人

所能度

王章惠公隨舉進士甚貧遊於曩城逋人錢執而入縣

石務均之父為縣吏為償錢又飯之館之於其家其母

尤所加禮一日務均醉毆之王遂去明年登第後為河

東轉運使務均恐懼逃竄後以事敗丈潞公為縣捕之

急往投王王已為御史中丞矣未幾封一鋌銀至縣奚

務均之母事少解公不忘一飯之恩如此

呂許公夷簡執政范希文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忤呂許公之短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尋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呂許公復入相對仁宗曰范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但除舊職即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畧安撫使上以許公為長者天下亦美許公不念舊惡仲淹謝曰嚮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獎拔乃爾許公曰夷簡豈敢復以舊事為念耶及仲

淹知延州移書喻元昊以利害答書不遜仲淹焚其書不以聞執政以爲不當通書而又擅焚之宋庠請論以軍法上問夷簡何如夷簡曰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一官

宋韓忠憲公億布衣時與李康靖公同遊止一氈同寢一日分途割而分之　公與李若谷未第時皆貧同試京師每出謁更爲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爲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

去次舉韓亦登第後皆至參政世爲婚姻不絶詠史詩云韓李京師吏僕時控驢負笈兩無辭一朝接踵身榮顯合契姻聯百世期　韓忠憲與李康靖皆甚貧汝州太守趙學士請康靖爲門客尤敬待韓公韓公至即設豬肉康靖嘗有簡戲之久思肉味請君早訪前輩以設肉爲重禮

李康靖公爲長社令每日懸百錢于壁上用盡即止其貧儉如此

陳公希亮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于京師母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與諸子游學卒與子忱同登進士第

楊侍郎偕知審官院元昊乞和而不稱臣偕上言以謂連年出師國力日以蹙莫如以書遺之徐圖誅滅之計諫官歐陽修蔡襄交章劾奏偕職為從官不思為國討賊而助元昊不臣之請罪當誅偕不自安求知越州道改知杭而襄謁告迎親於杭經遊里市或謂曰何以不

言於朝偕曰襄嘗以公抵我豈可以私報也
杜正獻公曰今之在上者多摘發下位小節是不恕也
范文正公生三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長育有恩常思厚報之及貴用南郊所加恩贈朱氏父太常博士暨諸子皆公為葬之歲則為饗祭朱氏他子弟以公蔭得補官者三人　范文正公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鍊水銀為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

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斤封誌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絶後十餘年文正為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誌宛然

范文正公以晏元獻之薦入館終身以門生事之後雖名位相亞亦不敢少變　范文正公言幕府辟客須可為己師者乃辟之雖朋友亦不可辟蓋我敬之為師則心懷尊奉每事取法於我有益耳　范文正公守邠

州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縗絰數人營理喪具公亟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賵斂棺椁皆所未具公憮然徹席厚賙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嘆有泣下者

石徂徠師事孫明復行則從升降拜則執杖屨以侍孔給事道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交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侍左右魯人素高此二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

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盡其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于塗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荅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怪之後謂曰汝能管庫乎荅曰得灌園已出望外況管庫乎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為鄉閭善士

韓魏公琦重義輕財賙人之急少善尹師魯師魯亡割俸畀其孤為直其寃於朝仍奏録其子視財物不以恩其意既乏則損巳服用玩好以與之士無逺近咸趨之其故舊之子孫寒窶無所託而依以為生者常十數家

韓魏公在通州張商英入相欲引公自助時置政典局乃自局中奉旨取所著尊尭集蓋將施行其言而由吏局用公也

韓魏公言歐曽同事兩府歐性素褊曽亦齷齪每議事至厲聲相攻不可解公一切不問俟其

氣定徐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伏

歐陽公修字永叔平生篤於朋友如尹師魯梅聖俞孫明復既卒其家貧甚公力經營之使皆得以自給又表其孤于朝悉録以官由是三族頼公之力其後昌熾

公與韓魏公相知最深每心服韓公之德量嘗曰累百歐陽修何敢望韓公韓公曰永叔相知無他琦以誠而已

趙康靖公槩與歐陽公同在館及同修起居注槩性厚

重寡言修意輕之及修除知制誥是時韓范在中書以
槩為不文乃除天章閣待制槩澹然不屑意及韓范出
乃復除知制誥會修甥嫁為修從子晟妻與人淫亂事
覺語連及修修時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惡韓
范者皆欲文致修罪云與甥亂上怒急羣臣無敢言者
槩乃上書言修以文學為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
輕加汚衊臣與修蹤跡素踈修之待臣薄所惜者朝廷
大體耳或謂槩曰公不與歐陽公有隙乎公曰以私廢

公縣所不敢書奏上不悅修終坐降知滁州縣出知蘇州遺喪去官服闋除翰林學士復表讓歐陽修先進不可超越奏雖不報時論美之

唐質肅公為御史論文潞公彥博為相專權植黨交結宮禁仁宗怒召二府示之疏唐公語益切詔送臺劾之潞公獨留再拜曰御史言事職也願不加罪於是唐公既貶而公亦罷相判許州未幾公復召還即上言唐某所言正中臣罪召臣未召唐某臣不敢行仁宗用公言

起唐通判潭州公復言介責太重願召之尋至大用與公同執政相知為深後潞公為平章重事薦介之子義問以集賢殿修撰帥荆南

司馬溫公與一朝士有舊欲得齊州公曰齊州已差人乃與廬州不就曰齊州地望卑於廬州但於私便耳相公不使一物失所改易前命當亦不難公正色曰不使一物失所惟是均平若奪一與一此一物不失所則彼一物必失所其人慙沮而退　公與范蜀公相友善無

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道德風流師表當世二公相得歡甚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君實常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

司馬温公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遂居洛買園於尊賢坊以獨樂名之始與康節先生游嘗曰光陝人先生衛人今同居洛即鄉人也有如先生道德之尊當以年德為貴官職不足道也公嘗問康節曰光何如人康節曰君實脚踏實地人也公深以為知言

康節先生嘗謂富韓公曰安石恵卿本以勢利合勢利相敵將自為仇矣後果然　康節先生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温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麄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凌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豫防如此

李公擇遇事强毅不為茍合初善王荆公荆公嘗遣雱諭意曰所爭者國事盍少存朋友之義公曰大義滅親況朋友乎自守益確

彭公汝礪少師事桐廬倪天隱天隱没無子為葬其母
及妻又割俸錢嫁其女
范忠宣帥慶陽時為總管种詁無故訟於朝上遣御史
按治詁停任公亦罷帥至公為樞密副使詁尚停任復
薦為永興軍路鈐轄又薦為隰州每自咎曰先人與种
氏上世有契義純仁不肖為其孫所訟寧論事之曲直
哉嗚呼可謂以德報怨者也
王荆公秉政惠卿自知不安乃條荆公兄弟之失凡數

事面奏意欲上意有貳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荆公故公表云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義不足以勝奸故人人與之立敵葢謂是也

陳忠肅公尊敬前輩皆可為後生法晚年過揚州見滎陽公請公坐受六拜又拜祖母河南夫人請必無荅拜然後拜其與他人語必曰吕公或曰吕侍講其對前輩說後進必斥姓名未嘗少改

伊洛淵源録吕侍講希哲雖性至樂易然未嘗假人辭

色悅人以私在邢州日劉公安世適守潞州邢潞鄰州也公之子疑問嘗勸公與劉公書通勤懇曰吾素與劉往還不熟今豈可先意相結私相附託也卒不與書

謝顯道云申顏自謂不可一日不見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謝子曰人不可與不勝己者處鈍滯了人

劉道原為人剛毅或稠人廣坐王介甫諸人謫側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者側目愛之者快意

張魏公浚在京師獨與趙鼎宋齊愈胡寅爲至交寢食行止未嘗相舍所講論皆問學之力與所以濟時之策欽宗名涪陵處士譙定至京師將處以諫職定以言不用力辭杜門不出公往見至再三開關延入公問所得於前輩者定告公但當熟讀論語公自是益潛心於聖人之微言